

龙华机场:老楼梦寻

上海巴士二汽 864 路的一个终点站是龙华飞机场。当记者踏上一辆 864 路公交车时, 司机说,“龙华飞机场啊, 现在也就是个地名了。哪还有什么飞机。”

然而, 在沈可正这一辈老人心里, 这里永远有着飞机的烙印, 浸润了他们的青春岁月。

“那一栋老楼还在。”沈可正告诉记者,“我 1970 年代随 5703 厂到这里工作, 当时沿着黄浦江边, 都是方方的建筑。黄浦江上, 那时候还有许多木头小船。”

作为我国知名的飞机设计师, 沈可正退休前参与主持的 ARJ21 项目, 目前首架飞机已于 2015 年 11 月 29 日交付成都航空公司, 正式进入市场运营。而他 40 年前工作过的地方, 现在却已很难找到 5703 工厂的影子了, 黄浦江边, 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端楼盘。

然而, 龙华机场的历史, 却依旧能从沈可正所言的那幢老楼找到痕迹。这幢位于龙华西路 1 号的大楼, 在《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中有着一个特别而厚重的身份标签——“中国民用航空华东管理局龙华航空站”, “原名”栏目填写着“龙华机场候机楼”。

如今走近这幢大楼, 远远就能看到“绍兴饭店”的招牌以及“滨江婚礼中心”等字样。再走近些, 则可以发现诸如“龙华一号 KTV”、棋牌室、浴场之类的娱乐场所, 已经分享了一楼到四楼的楼面。

走入大楼内, 还能看到一幅瓷砖拼贴的画作, 画面上架四引擎的大飞机飞临浦江上空。根据沈可正回忆, 楼内应该还有有关龙华机场百年变迁的绘画作品。沈可正随 5703 厂进入龙华机场时, 此地已经多年没有民航客机起降了。1966 年, 随着民航客机越来越大型化, 龙

上海老机场百年变迁(上)

◆ 姜浩峰

上海曾拥有多个军用、民用机场, 从 1917 年始建龙华机场, 到虹桥机场, 再到大场机场、江湾机场, 直到浦东机场, 上海的飞机场已经有近 100 年的历史了。无论军用、民用、军民两用, 飞机场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 其中大场机场、龙华机场等, 甚至见证了中国航空人研制大飞机的艰辛, 以及一代代空军战鹰的破壳而出。

现在, 江湾机场、龙华机场、大场机场, 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或者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但它们仍留给上海市民许多回忆。



华机场难堪重负, 民航客机一度全部转移至虹桥机场起降, 这幢大楼除了五楼保留作为民航塔台, 其他房间全部空置。

“除了我们 5703 厂以外, 还有民航局 102 厂这样的单位, 都在龙华开工。”沈可正回忆, “与位于首都机场的民航局 101 厂不同, 102 厂当时主要负责维修国产运 5、苏联产安 2 这样的双翼轻型飞机, 甚至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 B12 飞机。”

初到上海的沈可正, 所见 5703 厂的业务大多是维修杜 2、杜 4 这样的螺旋桨轰炸机。那时候, 他先是在 5703 厂食堂办公, 后来搬到这幢民航华东管理局留下来的老楼里办公, 国产大客机运 10 开始立项的最初几年, 他们仍在此办公, 搞大客机测绘工作。

周济生那时候与沈可正是同事。周济生回忆, 在国产大飞机运 10 立项以后, 当时没有计算机, 甚至连初级的手摇计算机也没有, 设

计师们的绝大部分工作需要人工计算和绘图。

随着运 10 项目的深入, 周济生、沈可正们不得不搬离这幢大楼, 转移到大场。“运 10 的吨位是 100 吨级的。而当时龙华机场跑道只有 1800 米, 假如飞机要在龙华试飞, 就必须延长跑道。”沈可正说, “然而跑道外的上海水泥厂, 当时是建工部唯一生产特种水泥的企业, 他们不愿意搬迁, 我们只能去往当时军用的大场机场做试飞。”沈可正记忆中, 龙华机场的跑道质量很好, 要超过当时海军航空兵使用的大场机场。“龙华当时的跑道厚度 30 厘米左右, 宽度达到 80 米, 当时领导很想 在 龙华试飞运 10, 后来因为跑道无法延长, 不得已转往大场。”

有着百年历史的龙华机场的故事, 绝非仅仅与中国首架大飞机运 10 有关。此地龙华镇百步桥一带, 民国初年曾是淞沪护军使署的江边

大操场, 辟建于 1915 年末。1907 年开始改建飞机场, 1922 年被称“龙华飞行港”。1927 年, 当时的陆军第十师因军事训练需要, 向国外订购 6 架飞机。由于装配飞机需要宽阔的场地, 因而择定龙华大操场作为飞机装配之地。1922 年秋, 为存放已装配好的飞机, 分别在大操场内建造了 6 间竹房和 3 大间瓦房, 乃成陆军机场。

1929 年 6 月, 此地改为民用机场, 并设立了“龙华水陆航空站”管理机构, 同年, 投入民航运输, 著名的“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即诞生于此。

如今已被娱乐场所盘踞的那栋老楼, 当初是在 1940 年代国民党撤退前开始兴建, 后来战事骤起, 便无人能顾得上继续施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这栋大楼继续修建, 最终得以建成。直到 1964 年, 龙华机场仍是上海唯一的民用机场。在运 10 项目迁移至大场

后, 1980 年代, 龙华机场一度又起降过民航小飞机。

记者了解到, 2008 年以前, 龙华机场还主要被用作起降飞艇和直升机, 机场原址内还设有汽车驾校。2008 年, 龙耀路隧道开工建设后, 机场内的跑道被拦腰截断, 机场内的跑道也被改建成了一条道路。2010 年 4 月 15 日, 龙耀路隧道通车后, 原跑道所在位置的道路被命名为云锦路。

而作为通用航空机场, 龙华机场位于云锦路、龙耀路的临时起降坪, 飞行任务一直持续到 2011 年 6 月。

除了航站楼、跑道以外, 当年的机库也已别做它途。2014 年 1 月 7 日, 余德耀美术馆在徐汇滨江举行了落成仪式, 创办人余德耀先生表示, 美术馆经五年的辗转落户于滨江, “就是要将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上海”。而这座总面积达 9000 多平方米的美术馆, 前身正是龙华机场大机库。

大场机场:大飞机之梦

因为大型客空运 10 的研发需要, 特别是试飞需要, 周济生、沈可正们转移至沪北的大场机场工作, 那是 1970 年代的往事了。1973 年 6 月 27 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海军航空兵和 5703 厂共用大场机场。

记者不久前前往场中路 3115 号——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这里位处大场机场以南, 厂区西面的上飞大道可以直通机场。

在厂区内的大草坪上, 记者见到了中国设计制造的第一架大型飞机——运 10。运 10 的设计制造一路坎坷, 1970 年 8 月, 国家向上海飞机制造厂下达运 10 研制任务, 1980 年代中期, 样机 7 次飞进西藏, 1986 年, 国家财政部否决 3000 万元人民币的研制费用预算, 至此, 运 10 飞机研制计划彻底终止。

杂技好男儿程海宝

陆林森

12.演出大篷

要上演马戏杂技, 不能没有马戏大篷。但上海没有马戏大篷。全国除了齐齐哈尔马戏团, 各地也都没有。前苏联马戏团访华演出, 不仅促进了上海马戏大篷的发展, 更是推动了全国各地马戏大篷的建设热潮。其后几年, 各地杂技团马戏大篷发展很快, 相继建起了 30 个马戏大篷。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中期, 由于受文艺政策影响, 杂技表演由传统主题倾向工农兵主题, 制约了高空杂技发展, 马戏大篷也随之销声匿迹, 不再被人提起。

上海人民杂技团自从 1954 年在露天广场演出《空中飞人》后, 始终坚持发展马戏大篷艺术。1958 年, 上海人民广场出现了第一个马戏大篷, 占地面积 800 平方米, 高达 12 米, 可以容纳 2000 名以上观众。它的出现, 引起了市民好奇。第二年, 杂技团引进了两匹马, 几条狗, 为上演马戏节目做准备。此举, 得到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 当时的市委书记西民亲自过问上海马戏大篷的建设。1960 年底, 上海与黑龙江签订了一份协议: 由黑龙江帮助上海发展动物杂技节目。上海人民杂技团演员张铁山、张永立、刘春燕、芮保罗, 以及部分第二届学员赴黑龙江学习, 半年后返沪, 公开演出《马术》《驯虎》《驯狮》《驯狗》《驯熊》《驯猴》等节目。有了演出大篷, 演员们不再担心没有场子演出, 但也带来了相当的管理困难, 场内的管理工作, 并不亚于一个正规的剧场, 130 多名演职人员, 面对 2000 多名观众, 既要演出, 又要提供必要的服务, 常常忙得焦头烂额。团部抽调了两名专职人员负责大篷管理。这两位专职, 都是身怀绝技的老艺人。他们不仅要承担大篷管理, 还兼任了杂技教师和采购物品等工作。显然, 人手不足, 成了大篷管理的“瓶颈”。那么, 杂技团是如何维持场内 2000 多名观众秩序的? 当年有媒体报道说, 演出前, 演职人员倾巢而出, 几乎全部出动, 技工、园丁以及行政人员, 有的去卖票, 有的去看门, 也有的去卖说明书。演



出, 还有 10 来分钟就要开始, 这时候, 全体乐队人员居然还在场子里帮着维持秩序。演出结束后, 大家又忙开了, 清场的清场, 打扫的打扫。有一年, 春节期间, 天公

不作美, 飘飘洒洒地下起了雨。好好的大篷, 竟然漏水了。演职人员又一起出动, 先是将大篷拆开, 将漏水的地方补好, 然后再将它进行油漆一新。这些烦恼事, 不必多说。倒是有一件事, 成了演出大篷的“心腹之患”: 人民广场是人民群众聚会的地方,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 上海的群众集会接连不断。每逢集会, 大篷必须拆除。夏秋之交, 台风频发, 大篷也必须赶在台风来临之前拆除。1962 年夏, 由于猝不及防, 就发生过大篷被台风吹倒的事情。如此这般, 拆了建, 建了拆, 不胜其烦, 既劳民, 又伤财。程海宝和学馆学员参加过多次大篷的拆拆建建, 感受到了这项工作的繁琐性。每逢搭建, 他们要将又大又粗的木桩打入地下, 用厚帆布沿着圆心团团围住, 再用铁桩头将帆布固定牢。每逢拆除, 麻烦更大, 俗话说, 造房容易拆房难, 已被打入地下的木桩有几十根, 要将它们一根根从地下“请出来”, 那该花费多少精力?

上海, 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永久性”的马戏大篷?

1963 年 9 月, 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建造上海杂技场。拟建中的上海杂技场, 选址南京西路 400 号, 自开工建设后, 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告竣工。这是中国第一座圆形、钢梁屋架结构的杂技演出场子。1964 年 1 月 31 日, 时任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出席春节联欢会, 惊奇地说: “南京路上, 什么时候造了这么一个漂亮的演出场子!”

几年后, 程海宝从学馆毕业。按照惯例, 毕业前要进行实习演出。1965 年的一天, 学馆第二届学员的实习就在上海杂技场。这是程海宝在上海杂技场正式参加的第一次演出。当年的一份节目单, 如今已经字迹模糊, 泛黄的纸面上还是清晰地留下了 18 个节目的名称, 它们是: 《大旗跟头》《越南小英雄》《转碟》《水火流星》《假日的劳动》《队日活动》等。他参加演出的是: 《大旗跟头》《少年武术》《儿童游戏》等。

21.一番深情表白

贺芳的话本是打趣, 劳大弓的情绪原本不稳定, 这句话竟使他暴怒了, 他大声说: “是啊, 我是倒霉的人, 碰到的都是假的。你来找我, 是真情真意还是假情假意, 或者以假乱真?” 劳大弓扔过去的两个责问, 犹如两块大石头, 几乎要把贺芳击倒。贺芳对他的猫脸十分吃惊, 委屈地说: “我从青岛跑到申海, 千里迢迢, 难道是为了作假? 你, 劳大弓仍是劳大弓, 我图你什么啊?” 劳大弓被噎住了, 但仍一个心眼儿地问: “当初你为什么离我而去?” 贺芳望着一根筋的劳大弓, 伤心地说: “这个问题你也问了多遍, 因为你不相信我有真心真意。我也问自己问了几千遍, 我的每次回答是有真心真意。但我离开了你, 是铁的事实, 你的怀疑也理所当然。我日思夜想终于悟出来了, 是我被高房价绑架了, 高房价绑架了我的婚姻, 绑架了我的爱情。”

劳大弓如被当头棒喝, 惊叫起来: “是高房价绑架了你,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贺芳说: “是真的, 什么是绑架? 绑架不仅压制你的行为, 又压迫你的行为改变方向。我是个弱女子, 高房价要绑架我, 我还是小菜一碟, 难道还值得大惊小怪?”

劳大弓听了一怔, 贺芳似乎变了一个人。贺芳继续说: “我从婚姻领域去找高房价的横行霸道。有一份材料说: 为避限购而假离婚, 女方自愿净身出门而追悔莫及。”

劳大弓打断了她的话: “你对高房价也有研究, 说得有理有据, 头头是道。士别三日, 刮目相见。你成为大理理论家, 不是小女人了。” 贺芳说: “不, 我是个弱小的小女人。你们这些大男人, 一味责怪女人的变心负心, 实事求是吗? 你了解我们女人的心吗?”

劳大弓被斥得哑口无言。

贺芳又说: “你不要看我说话硬气, 但我本质上是小女人。我还恋着我们短短的交往、短短的感情。我们分手后, 在我眼前晃啊晃啊都是你的影子, 在我脑海里飘飘飘飘都是破镜重圆的点子。报纸上说房产市场要有大的变化, 房价不会大涨了, 我估计高房价会松绑了, 我们的婚姻有救了, 于是我就从

李俊伟

青岛风尘仆仆地赶到申海, 我是来吃回头草吗? 我有小资情调, 我恋着小家, 只因我还有真情在!” 劳大弓听着, 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握着贺芳的手说: “我错怪你了。”

贺芳挣脱劳大弓火热的手掌, 指着花架上的花朵说: “你再去摸摸看, 是假的吧, 以假乱真吧!” 说完一颗泪珠从眼角边渗了出来。劳大弓自责地说: “花是假的, 但你的心是真的, 情是真的。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我不是圣人啊!” 说完把一张面巾纸递给贺芳, 贺芳把手插进口袋里没有接受, 却抬起了头, 用闪着泪光的眼珠直视着他, 问道: “你摸摸自己的心, 你的心是真的吗? 不要同花架上的花一样的, 是假的, 是花花心。”

这句话很结棍, 劳大弓听了有些头晕目眩, 他急忙转过身侧过脸, 避开她的逼视目光。他揣测他同冬雨的恋爱已被她掌握了。在申海市的二千万人口中, 她如大海捞针一样能把劳大弓从高级养老院中捞出来, 她当然也能把他从同冬雨的恋爱里捞出来。现在已无法掩盖了, 只有实情实说。好在这段恋情发生了在同她分手之后, 不属于脚踏两头船, 是情有可原的。

但自己必须表态, 是爱她还是不爱她, 表态要明确, 要坚决, 不可模糊不清, 也不可首鼠两端。小女人啊, 对待爱情, 犹如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 是不允许有一点杂质的。

通过这番思忖, 劳大弓明白, 再不能像过去一样在两难选择中犹豫不决, 必须要转身, 否则同贺芳的婚姻就葬在死角里了。劳大弓转过身转过脸, 对着贺芳说: “你真心, 我也真心, 没有花心, 不是花架上的那盆假花。你的婚姻被高房价绑架了, 我同你是一根线上的两只蚂蚱, 我也被绑架了, 我的儿子也被绑架了。”

劳大弓回到寝室, 告诫自己, 千万不能同冬雨往来下去了。第二天早上他故意最早进餐厅, 中午又缩在餐厅墙角边的餐桌上吃中饭, 目的是降低餐厅“收视率”, 吃晚饭时索性背对着餐厅大门内壁用餐了。劳大弓的用餐座位的变化, 冬雨看在眼里, 明在心里, 因为这是他过去使用过的躲避动作。她仅在远处看了她一下, 独自用完餐就走了。

老人相亲角

